

提醇能力

张欣

有一天看见我家钟点工小杨煲姜水,放了半锅姜加上刨皮什么的也挺麻烦,还得小火慢炖否则就出姜汁。凑巧的是我的朋友送给我一盒高级提醇浓缩原浆(不同口味的),其中的一袋姜汁包装只有食指大小,冲开就是一杯浓郁的姜水。据说国外的高科技进入民用产品的范例,会使我们的生活更优质更便捷更高效。我们今天不讨论真假问题(什么是化学配方还是自己煮更安全巴拉巴拉),只讨论力的提醇能力。我曾经参加过一次会议,发现有的与会者讲得满头大汗,啰哩啰嗦两小时我们还是一头雾水,不知道这位与会者想表达什么;我有一次去苹果店修平板也是说半天说不清是什么故障(因为我只会罗列现象),苹果小哥也是听得一脸蒙圈;再比如,如果我们到了一个陌生地方办事,工作人员表述有问题你只能在风中凌乱;还有,许多鸡汤文如若提醇就是一两句话,甚至有些著名篇讲得也是浅显的常识(不代表不深刻哈),这也是有些人读了很多书还是一脑袋糨糊的原因。什么是提醇能力呢。就是你可以在洋洋洒洒的锦绣文章中抓住精髓的那几句话或者要义,这个东西因人而异,肯定是跟你的个人情况契合的,或者是你生活中的疑点和误区,起到点醒你的作用,这种识别能力就是提醇。又或者你在一堆同事或者朋友中可以敏锐地发现自己契合的合作者或者朋友,有可能是气味相投,有可能是互补,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人并非最能说最炫目或者是最活泛的那个人,可能这个人不起眼只是坐在角落里微笑,你从细节便可发现你们是一路人,这也是提醇能力。再如一个大事件降临,大家都在陈述现象讨论对错,你却可以看到问题的实质(才可能有解决的办法)这也需要清醒和提醇的头脑。我们常说做人不要目的性太强,但是又说杜绝无效社交,当然人生本来就是充满矛盾的,做得有度在这两者之间也可以兼容。但是我们想一想,如果没有提醇能力,就算你有目的,可是你完全说不清或者表达得像挖坑一样怎么搞,收拾烂摊子都来不及。再者,就算你是跟任正非吃饭你抓不住人家说话的精髓还不是无效社交,秒变粉丝。相反,哪怕你是跟一个目不识丁的老乡吃饭,如果她是倪萍的姥姥,你是不是赚翻了,社交含金量爆表。那么怎么提升提醇能力呢?读书学习思考这些我就不说了(天天躺平玩手游的飘过哈),试一下结果,就是我们最终想告诉别人什么,要达到什么目的,倒着推,不相关的就不要说了,然后列出一二三递进关系就OK。其次是开门见山,先说最重要的事或者结论。不要东说西说把自己都绕糊涂了,潜意识是“什么意思你猜吧”,谁说工夫跟你兜圈子,你认为是天大的事别人可能无感。最后就是平视他人,要有意识地抑制自己的“习惯性慕强”,任何人,哪怕是布衣哪怕是领袖都是很普通的,都能够诚实地判断这个人身上最优秀的东西是什么,对我最大的启示是什么,减少杂念,瞬间进步。



纸博

从柳林路到龙门路的淮海中路段,就是上海人讲的“26路调头个地方”。调头在26路西藏南路站,站址是淮海中路54号,位于当时卢湾区商业服务经营部与侨友内衣店间。我曾在永安大楼上班,下班走到西藏南路乘18路到淮海中路,到这换26路回家。能乘到上海人叫“调头车”的区间车是幸福,因为坐到位子的几率极高。调头车从徐家汇过来,到淮海中路龙门路大转弯;沿龙门路到金陵中路小转弯,到柳林路再小转弯,停车下客,然后在柳林路排队等进站。前后门的售票员,翻起窗下铁皮路牌,前方终点从“西藏南路”变为“徐家汇”。不能进站停靠是淮海中路的站头,还有从海关过来的电车。调度室是柳林路淮海中路转角处一间简易房,26路无论柳林路进站还是从海关过来,尽收眼底。26路调头的地方为上海八仙桥地区一较大里弄荫余里,建于1930年,砖木结构3层楼房,属后期老式石库门里弄住宅。据1909年《上海指南》记载,在荫余里前有慈荫里,真是一笔难写两个“荫”。可余荫只到1994年,拆了建金钟广场。荫余里没总弄和支弄。常见的弄堂结构呈鱼骨状,一条总弄带两边支弄,而它是4条平行东西向弄堂。从淮海中路74弄进一街,与其他3条弄堂不通,却是4条弄堂里单元最多的。龙门路142弄进二街,与三街相通。柳林路10弄进四街,“四”上海话读起来与“死”相近;这弄堂正是上海人叫的“死弄堂”,到底是浴室碰鼻头。但能走通的弄堂,也没听说叫“活弄堂”的。石库门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开店办厂的。因此地处商业娱乐业繁荣的八仙桥,荫余里除外圈街面房全部开店外,弄堂里还开店19家,占荫余里房屋近三分之一。有药号、糖行、五金店等,其中成衣店最多,服务业有烟纸店、茶楼、旅馆等,居然还有1家同业公会。二街的丽第是弄内最大的店,占24.25号两栋。三街开店密度最高,8栋石库门有店6家,而靠淮海中路的一街最少,16

廿六路调头的地方

袁念琪

不久前,挚友送给我一盆玲珑可爱的小花树,我从未见到过这样的盆花。双手接过爱不释手!问她这是什么花,她要我猜,端详了许久,仍不能作答!她告诉我,这是金边瑞香。这就是瑞香!我是久仰大名,而从未见其芳容。很多年前读屈原《九章·涉江》:“露申辛夷,死林薄兮。”当时不解“露申”,翻阅《辞源》,从“露申”词条,得知其为花名。还引用了明代杨慎的《升庵诗话》,遂知“露申”即瑞香花,一名锦薰笼,又名锦被堆。后又读苏轼的《次韵曹子方龙山真觉院瑞香花》,知这位宋代大文豪亦十分欣赏瑞香。起句“幽香结浅紫,来自孤云岑。”把我引入了如诗似画的意境:幽幽的清香,浅紫的花容,它从远处孤云飘浮的小小高山翩翩而来。现在我竟然得到了此花,如获至宝。于是我把这盆寄托着友人深情的金边瑞香置于敞亮的阳台上。对此花知之甚早,得之却晚。但在暮年能得到此花,伴我养老,相见并不恨晚!

瑞香相见不恨晚

周丹枫

瑞香是终年常绿灌木,适宜老人葺弄!屈原感叹它“死林薄兮”,这是处于逆境的爱国诗人托物抒情,其实是长盛不衰的。查阅《辞海》,知晓这属于“瑞香科”的植物,“产于我国,久经栽培,有不少品种。”它的特点是“花集生顶端,呈头状,无花冠,萼筒呈冠状,芳香,外面红紫色,内面白色。”我对自己的民族早在几千年前就拥有这样珍贵的花木感到自豪!春天,是瑞香盛开的季节,我要迎着灿烂的阳光、和煦的春风,尽情地欣赏这秀色可餐的鲜花和镶着纤细金边的绿叶,也希望有更多个春天能观赏自己精心养护的这盆金边瑞香!

春日游园偶成

卢元

为赏春光好,名园信步游。繁花红树顶,群鸟戏枝头。丽日熏身暖,和风拂面柔。衰翁何所盼?寰宇庆同舟。



玉兔婴戏图 (中国画) 贺竹元

荫余里有家西湖浴室,说对马路钧培里(龙门路145弄)的闻人常来沐浴。读了1923年的《浴室中的社会学》方明白:穿裘服的李老板、张大少们是下午2点来雅座“孵混堂”。吃过晚饭来大厢房的,“莫说皮衣,就是长袍子戴帽子的,也只有十之一二哩。”听“老克勒”说,东面淮海东路口的浙江南路180号逍遥池有名,一个人沐浴的晨光和地方,栋只开4家。弄内厂家只有一家皮件厂,不像泰康路一带石库门是厂多店少。荫余里有家西湖浴室,说对马路钧培里(龙门路145弄)的闻人常来沐浴。读了1923年的《浴室中的社会学》方明白:穿裘服的李老板、张大少们是下午2点来雅座“孵混堂”。吃过晚饭来大厢房的,“莫说皮衣,就是长袍子戴帽子的,也只有十之一二哩。”听“老克勒”说,东面淮海东路口的浙江南路180号逍遥池有名,一个人沐浴的晨光和地方,

显现的是一种腔调。店和小厂,开在里弄成本低。因民居租金低,有的就用自家房子,多在石库门的“三间”——客堂间、亭子间和灶披间。石库门商场与居住混杂,多在商业闹市地段或华界租界交界地;演绎着“螺蛳壳里做道场”的故事,构成石库门一个独特景观,展现了一方别样生活。荫余里外圈是如一道城墙的店。从上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末,荫余里南与一街背背背的淮海中路44到78号街面店,只有一家是一家是两间门面的沪南出租汽车行,原先是慎成药行。在老底子的淮海中路,拥有2只门牌算大店了。没想到,这26路调头地方那时几成算命一条街,17家店中,命馆有5家。店在淮海中路段并非黄金地段,不及荫余里北金陵中路街面店。它有淮海中路所无的大店:柳林路口4间开间面的兴业纱线号,隔壁也是4个门面的恒丰绸布庄。荫余里西面龙门路街面店更比淮海中路“高大上”,龙门路124号邮电局开于1908年,1911年就跻身全市11个支局,叫龙门路邮电支局。在1990年,因在这换26路,我去那买杂志。老底子,邮局隔壁是肩并肩两家银行:龙门路126—128号浙江建设银行和130—136号的中国银行八仙桥办事处。可见,荫余里西边这四条马路中,金边龙门路,金陵中路银边。对淮海中路段还有印象的店在路两头:东头柳林路口淮海中路44号的八仙酒楼,西面龙门路转角的红卫食品厂门市部。若淮海中路这段店是名气响、生意好,怎会设公交车的区间站?店门口的人行道不宽,并非最多4个人;车站安了座,立队排队的铁栏杆,占去一半路面,有生意的店是要“哇哇”叫、双脚跳。倒过来讲,幸亏有了“26路调头个地方”这么个地标,留下一把打开往事的钥匙。

你唱歌给我听

云裳

看了日剧《初恋》,整部戏由歌手宇多田光的成名作《First Love》发轫,剧情散漫和缓。最后一集里,女主角也英和儿子的恋人小诗一起去唱卡拉OK,小诗最先唱的是藤圭子的演唱,而藤圭子正是宇多田光的母亲。我在心里默默复盘了一下宇多田光这些年的经历:十五岁出道,《First Love》卖了七八百万张,称得上是一个时代的声音;经历了两次婚姻和母亲的离世,生了孩子。1999年的《First Love》和2018年的《初恋》间隔近二十年,歌名意思并未改变,歌者和听者人生的轻舟,却早已越过了万重山。戏里的也英和小诗且歌且舞。也许唱歌与饮酒一样,都能让人迅速放飞自我,也英一改平日里寡言拘谨的模样,又跳又叫宛如少女一般。现实生活中卡拉OK包厢里的人也大抵如此。因车祸失忆的也英,偶然听了昔日的恋人留给儿子的CD机里的《First Love》,唤回了往昔的记忆。看到CD机,她起初的反应是“啊,真让人怀旧”,随后戴上耳机,泪水渐渐在眼眶里积聚,滚滚而下。我家里也早就没有这种古老的机器了。前几天,某人在微博里记录了她在街头看几个年轻人唱歌的情景:“我们在寒风中给予他们稀稀落落的掌声。离开前我买了一张收录了这首歌的CD……这个乐队已经成立13年了,只发行过唯一一张CD。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买那张CD,毕竟我根本没有播放它的载体。只是有那么一刻,作为一个寒流突然袭来的星期五夜晚在站前广场的四分之一观众的某一刻,我在他们的音乐中,内心突然轰鸣起来……”



你唱歌给我听

诚然,有个活生生的我唱歌给我们听是多么奢侈的事。我认识的一位作家,偶尔会在微博连麦的谈话中唱歌。聊完正题,有人提议他唱歌,他也不推辞,抱起吉他开始弹唱,脸上有种忘我的陶醉神情。我听过他自己创作的民谣,有种天高水远的辽阔。最近参加他的新书推广会,他说了一番自己唱歌的理由:“从某一天起,我决定:你让我唱歌我会唱,你不让我唱歌我也要唱。”他在那本书里写到了几年前的一个“敦煌大漠音乐会”,晚场开始的时候,成群结队的人像魔法变出来的一样出现在沙漠里,摩托车和越野车、房车也慢慢开到场地边缘。舞台上的灯光和附近帐篷里的灯火亮起来。如此真实,却又如此魔幻,唱歌和听歌的人共赴一场短暂的盛夏。友人中颇有多才多艺者。平日活泼开朗的女子,某日在朋友圈发了个唱爵士的短视频,她在舞台的灯光下十分有型,而且有种矜持的神秘感,让我瞬间恍惚起来,仿佛她所处的是那个我向往已久的平行世界,安稳、酣畅、甜美。我呆呆地看着,心想,哪天我一定要面对面听她唱一曲。大力鼓掌,甚至举个灯牌这种从前觉得俗气的事我都不再介意。

梦里柿子红

汤朔梅

不怕。他喜欢说笑话,只要他在场,大伙干活不累。他除了矮小力不大,可技术活没人能及,加上他乐天,村里人服,给起了个“老来青”的绰号。就是对屁孩没一点办法。可他这点好,从不向家长告状。除非我们逮蛤蟆,捉蚯蚓踩了秧田。那青柿子歪上个把月,就熟了。阿囡哥和眯着小脚的柴鸟,在黄昏后一家家送过去。我家总是有阿囡哥送来。爷爷夸他的柿子好,阿囡哥笑得喉结像鱼鹰,“咯咯”有声。那些柿子已透熟,呈牛心状,由四瓣蒂叶托着,红得像小灯笼。稍稍一扳开,糖心欲滴,软糯甜腻。我贪婪着吃,心想能吃三个五个。那是不可能的。余下的,爷爷挂在梁上。我想,阿囡哥为什么不把柿子在树上留熟呢?是怕我们偷吗?如有年,到柿子将熟未熟之际,我们故技重演。后来听爷爷说,阿囡哥这么做,除了防鸟雀吃食,还怕我们上树摔伤。原来是这样!那时的我们已识货难为情,以后就收敛了许多,不再捣他的蛋了。有一年开春后,他将培植的柿树一一分送,种好。三四年后,每家宅前屋后的树上挂起了灯笼似的柿子。他家没小孩,他爱我们。包括不告状,送柿子,栽树。市井,市井,烟火人家就该有井和柿子树的。其实,在之前,几乎家家如此。后来大跃进炼钢铁,柿树殆尽。阿囡哥家的柿树仅存,该是异数。爷爷曾看着已结束的小树,有时念叨。我们不再干那些勾当,除了家家都有,还在于已是上学的翩翩少年,带着童趣的顽劣也在渐渐丢失。而今,每人深秋游台,远远看见农户人家,白墙灰瓦,垣墙间斜枝横出;山坡下,千树万树压枝低,衬托出一树树红柿子时,不觉怦然心动。柿子!红柿当头,事事如意。它不仅人得诗,上得画,更在于它安然于烟火人家,寄托了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阿囡哥不知何时跟着他养女去了,那棵高峻的柿树连同他的宅基成了农田。而村里如今繁衍着的,都是那老树的后代。据说梦都是黑白的。我曾纳闷,儿时见到那树上的柿子都是青涩的,唯独在梦中怎么成了红灯笼似的呢?柿子像灯笼,挂在红色的门楣,荡漾在你我的梦里。

十日谈

新年的清供 责编:吴南瑶

明刊《石榭的寄语》。

癸卯迎春

陆继农

虎携冬疫去,兔带吉祥来。瑞雪飘田野,春风拂镜台。春声随雨至,蜡木向阳开。辞旧迎新岁,团圆当举杯。